

“卖地生财”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

■今日视点

财政部部长金人庆3月9日指出:“中国的财政收入去年已经超过了39000亿,中国的财政支出去年已经超过了4万亿,4万亿里面75%是用于地方政府,中央财政本级仅仅用了不到25%。”否定了地方政府卖地是因为财政紧张一说。

(3月9日《中国新闻网》) 金人庆捅破了有关高房价与地方政府关联的最后一层窗户纸——即使财政并不紧张,地方政府依然热衷于“卖地生财”。而这一怪现象的根源,就在于现行的财税体制。这一体制决定了土地款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经济

来源,土地成为财源,而地方政府“卖地生财”的利益冲动又很难受到制度性约束。地方政府是房价最大收益者,也是最不受制约的收益者,其推动房价高涨、推动土地违法圈占然后高价卖地的现象就日趋泛化。

现行土地出让金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。“收支两条线”被认为是减少地方政府“卖地生财”的一条良策。打破地方政府独享土地收益权的格局,转变为上缴中央财政,由中央统一分配的模式,被屡屡提及。然而,仅仅依靠于这种回归以往的大一统路的自主的灵活性,以往“一放就乱、一收就死”的恶性循环很

容易抬头。收窄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出口,却忽视了地方政府还有一招——预算外开支,即所谓小金库。由于目前财政预算的软约束状态,自上而下的监管很难保证处处到位。这已经从近年来“审计风暴”中巨额的违规资金可见一斑。更令人尴尬的是,目前中央提出的房价调控、廉租房建设等弥补措施,地方政府又是具体的政策执行者。房产调控需要地方政府超越自身利益,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道德苛求。其结果就是中央为了保证房价调控政策落地,一方面出台大量税收杠杆政策,另一方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,但到最后普通购房者成为税种暴增的受害者,而地方政府则

从房价继续上涨和中央支持中双重获益。

至今为止,我们对地方政府的房价调控、廉租房建设中的职责界定依然模糊,只规定了道义责任、政治责任和“大而空”的集体责任,而缺失了刚性的法律责任、经济责任和个人责任。我们很难看到某个地方领导因为督导房价调控不力而被迫“下课”或引咎辞职,很难看到民众起诉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等程序违法的案件中胜诉。因此,在责任与收益严重失衡的情况下,我们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在“卖地生财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哪怕它们财政并不紧张,腰包已经鼓囊囊。

(毕舸 广东 职员)

“胡说八道”也是代表委员的基本权利

■两会视点

两会期间,代表委员不时传出惊人言语,其中颇有一些违背了“常识与民意”,令人感到很不舒服。比如,有人建议应该把泰山定为国山,有人说春运不涨价不符合市场规律,有人倡议“妇女节”应改为“女人节”,有人说推动禁烟会影响社会稳定;还有委员写出一份“保护环境,从我做起”的提案,被网友指责为“像小学生作文或者倡议书”……

有人很生气,认为代表委员这些不切实际、过于看重局部利益的言论实在可笑。通过媒体的放大、网络的热“顶”,一些代表委员的言论成为舆论靶子,接受着网民唾沫的洗礼,其中更有一些近乎人身攻击的言辞。

初看来,“胡言乱语”者似乎活该挨骂,细想想却绝非如此。

有人感慨,近年的代表委员“越来越敢于说话”,其中不乏高调问责者,这被称为“逐步找准了自己的位置”。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敢说话?代表委员是代表民意去说话谈事的,他们的“敢说话”是国人言论空间扩大的集中体现。尽管有些说法反映的是狭隘的局部利益,比如烟草专卖局官员告诉我们禁烟会影响社会稳定,再比如山东代表认为泰山应该成为国山,但这样“敢说话、不怕错”,甚至有些信马由缰地谈意见本身,便是值得高兴的进步表现。不敢说错的,又怎么会敢说同样有风险的正确之话。

批评的权利,是应该与

“理性批评”的义务相辅而存在的。只要偏离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“正统问题”的轨道,提出新奇建议与独特说法就被拳打脚踢,只会让更多的代表委员变得“聪明起来”,百般禁忌,噤若寒蝉,就会偏离“不同阶层、不同利益代表共商国是”、“以意见充分表达谋求和谐共处”的目标。更何况,每一次所谓的“胡言乱语”,谁又能说其中完全没有积极的地方?

在“和谐”成为主旋律之后,曾有一个拆字的说法:“和”字一“口”一“禾”,表示人人有饭吃;“谐”字人“皆”能“言”,表示人人有话说。对和谐如此解构,不仅仅是一种构词方法上的巧合,更是处于转型期中国的时代诉求,即“妥善解决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”,才能实现基本和谐。

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,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。”伏尔泰的这句名言在日益追求自由、民主的今天,更显得掷地有声,这句话在广大论坛上被奉为金玉良言的道德准则,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代表委员“胡言乱语”时态度的基本底线?大家都拥有了自由发表见解的权利,这是民主的一大表现,而如果绝大多数人能够理性地使用话语权,那对于民主的完善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。代表委员张嘴之时,不必瞻前顾后地担忧来自“多数人言语暴政”的侵袭,何尝不是一种进步?

(毕诗成 陕西 职员)

本版文章
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

徐匡迪这盆“金牌凉水”泼得好

■热点纵论

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表示,中国不应过分追求在北京奥运会上实现金牌总数第一,把实现金牌总数第一这个目标炒得太热不合适。

(3月9日《人民网》) 在举国为奥运会激昂之际,徐匡迪的一席话足以让我们警醒——体育的目的是什么?奥运的精神又是什么?

新华社的一篇文章透露,在中国人健康检测报告中,有7成以上被检测者处于亚健康患病状态。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有实际意义的社区体育场地,2002年人均只有0.006平方米,也就是拇指大的一个地方,而西方国家是我们的几十甚至上百倍。如果人口众多算是大国的话,那我们充其量只能算一个体育大国,离体育强国差得太远了。

体育只代表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一个侧面,而非全部。一个国家赢得世界的尊重要靠综合国力,而综合国力的提升要靠“科教兴国”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点燃“奥运金牌”这股虚火,无异于丢了西瓜捡芝麻。

据称,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,中国花费200亿元。如果按30枚金牌算,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差不多是7亿元。有人算过一笔账,7亿元可以建造3500所希望小学,能挽救35万失学儿童。竞技体育是修建在科技、教育、国防金字塔基底之上的金字塔顶端。而过分热衷于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,就如同抽取金字塔基底的砖瓦,去建造它的顶端。因此,我们还是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奥运金牌,让体育的归体育,政治的归政治,别再在金牌上寄托太多的强国梦想。

(符玉瑶 广东 职员)

应慎提“舍己、舍家”等口号

■公民发言

宁波的赵师傅1993年开始跑起了出租车,曾被评为三星级司机,所开的出租车经常被评为文明车。但开出租车十五年来,却从未接送过老婆孩子,说起这些,他感到挺内疚的。(3月9日《现代金报》)

面对这样一位助人为乐的好司机,深感敬佩之余,我却对他开车十五年未接送过老婆孩子的做法予以否定:家庭与事业不是在矛盾对立的情况下,兼顾一下家庭同样非常必要。

孟子的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,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圣心里,已经包含了“幼人幼以及己之幼,老人老以及人之老”的内涵。我们赞赏助人,歌颂爱心,

但并不认同“亏内”,尤其是敬业与爱家可以并行不悖之时。

在同日同报的A6版里,公布了全国妇联第2次中国(城市)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情况:女性对配偶的期望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“有家庭责任感”、“体贴入微”、“有生活情趣”。而“收入高”、“职业好”、“外形俊朗”等指标排名比较靠后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:在人性、人本、人文理念渐入人心的时代,我们应慎提“舍己”、“舍家”等口号,尤其是不能作出无谓的舍弃,空空地以“内疚”来应付了之。像赵师傅这般从未接送过妻子的,我们只宜对他的助人表示敬佩,无法对他的“内疚”产生认同。

(成彪 江苏 职员)



【中国日记之张天蔚专栏】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李银河住口了,性道德提高了?

■核心观点

正如人们对各种异性关系、性行为进行道德谴责一样,李银河也有权对其进行道德辩护。李银河的“权利”说有利于国人建立一种相对消极一点,即自正其身却目不斜视的道德观——长久以来,中国人关心他人门里之事的熱情,确实也太高了点。遗憾的是,李银河得意不住口了,她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保住。没有了这只“乌鸦”的聒噪,中国人的性道德能有多大的提高?

李银河曾经因其与王小波之间的传奇爱情而为人所知,后来却以“性学大师”的名头,却在性话题上的大胆发言而覆盖了前一个身份,甚至有人因此而认为她玷污了王小波的英名。但以我的推测,王小波若是在世,一定是其爱妻的坚定支持者,甚至会挺身而出,以其锐利的笔锋把那些诅咒李银河的家伙们嬉笑怒骂一番。

不过李银河前段时间终于还是住口了。据称,李银河所供职的社科院领导受到了来自“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”,间接促成了她的住口。李银河对此的解释是:“他们

的意思是社科院的人一发言,人们就会以为是社科院的观点……所以让我现阶段少说话。”

笔者在一篇博文中曾经写道:“几十年前的中国,其实只有两种人:有单位的和没单位的,有单位的归单位管,没单位的则作为家属,归他们家的某个有单位的亲属的单位管。”时至今日,“单位”已经难以覆盖所有国人,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游离于“单位”体制之外的自由人。不过社会的中要害或敏感部门,却依然还在“单位”的掌控之下,李银河的言论引起争论,却导致社科院领导承受压力;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住不住口的李银河,却经不住社科院领导所施加的压力,足以证明这套“单位”制度依然行之有效。

不过,探讨单位制度的利弊,并非本文的主旨,社科院是一个以发言为本的机构,即使如社科院领导所称,社科院的人的所有发言都被记在社科院的账上,也没见社科院领导让所有的成员噤声。因此,核心的问题是李银河的观点和姿态,让社科院领导或社科院领导的领导感到了压力,李银河的身份就成了问题。

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,李银河的一系列“涉性”观点,无疑是惊世骇俗。虽然她事后在网上传文,呼吁《国人应当逐渐习惯对一些事有权利做却不去做的现代新秩

序》,把她为同性恋、一夜情、换妻的辩护,归为对“权利”的申明,而非对上述行为鼓励,但在人们通常的判断中,强调哪些权利,往往意味着对这些权利的重视和在意,甚至包括对“行权”行为的消极支持——不反对。

事实上,目前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卖淫嫖娼和聚众淫乱外,李银河列举的各种异性关系、性行为,已经不受法律的制约,在消极的,即李银河所称的“有权利做却不去做”的层面上,它们已经被认可为行为人所享有的“权利”。因此,李银河对这些权利的着意强调,意味着为其争取一种更“积极”的权利,即不受道德谴责的权利。因此,李银河是躲不过人们对她言论所作的道德评判的。

即便如此,我也并不反对李银河的观点,正如人们对对各种异性关系、性行为进行道德谴责一样,李银河也有权对其进行道德辩护。况且李银河的“权利”说尽管有扭曲概念之嫌,但其权利概念的提出,还是有利于国人建立一种相对消极一点,即自正其身却目不斜视的道德观——长久以来,中国人关心他人门里之事的熱情,确实也太高了点。

比遗憾还遗憾的是,李银河不得不住口了,她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保住。不知道没有了这只“乌鸦”的聒噪,中国人的性道德能有多大的提高?



【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】

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,《长江日报》评论员)

是传授健康知识还是“神医布道”

■核心观点

看神医布道,我会想到各种气功大师曾经有过的光荣,一样的“熔科学与人生观于一炉”,一样的席卷众生,从中可以看到人们是多么乐于被支配与训导。乱盖也罢,正说也罢,生活指引也罢,精神训导也罢,只要把声调提高,话讲得好懂,你将做定大众导师,后面则是如痴如醉的人群。

要说科学对中国有什么贡献,我看最大的一桩要算过去的人求长生,现在人们知道人不能永生,只能求长寿。不相信长生,就有人说自己正是长生不老。皇帝最有资格、必要和条件长生不老,于是据信掌握了不老术的人总给他去炼丹进药,效果当然明显,服丹长寿,皇帝命不长。

相信长生,当然也要有人来讲养生经。现在又是没有皇帝的时代,太医也好,不是太医也好,都可以直接面对平民,于是养生经人人得而听之。看,时代确实在向着人人平等的方向转变的。

其实,光讲养生经,也没什么稀罕。不知有多少医生、营养学家都在讲,怎样才有利于健康,要排除哪些不良生活习惯,不过,效果虽不至于一点没有,但大抵还是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。于是神医登场

了,不是一般的医生,言语自然也不再谆谆。

前几年,忽然流行洪教授的健康讲座记录。开始,这流行颇有几分“大内秘传”的样子,记录稿像机密文件一样以打印复制本形式传播,后来又公开出版,版本还不止一个。看介绍,洪教授名头很大。讲座说了些什么道理呢,我差不多全忘了,印象深刻的只是讲座的口吻,那是导师式的。我虽然暂时没显示出有什么大病,但读过后也是倒抽冷气,觉得不照所讲的那些来做,大祸必至。

最近听很多人谈刘太医。据介绍,刘太医是“太医世家”,传了好多代了,这一代的刘太医不是太医,但血缘和学问上都是正宗的“太医学传人”。说了些什么道理,我没看过,所以不知道,转折听到的情况是,与教授健康导师的不一样。教授讲的算医学道理,太医传人讲的是“个人心法”,当然,口吻也是“不听吾言,大祸必至”。

又有一位林博士,来自台湾,看经历,是台湾健行工专毕业,檀香山大学MBA学位,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结业,大商永久传销讲师,美国环球大学东方医学博士。这份有些类似于克莱登大学大集合的简历实在不怎么样,不知怎么就指导健康长寿起来了,而且据说因为林博士力倡地瓜养生,台湾的地瓜价格一路攀升,现在又大陆提升红薯的地位。

除了洪教授,刘太医和林

博士的健康养生法都受到医学上的质疑,林博士甚至是有过医学训练的人都懒得去驳斥。我对医学外行得很,自然没有办法评断这些健康导师的哪些说法合乎医学,哪些说法不合乎医学,我还愚昧地认为,医学很大程度上也是经验,生命现象的复杂和个体的差异尚未被完全揭示,所以一些今日看来合乎医学的东西,也未必就是真理。但不管怎样,耳提面命,捧喝声声,像宣读判决书一样来讲健康长寿,我总觉得滑稽。虽说“大言炎炎”,合于大道的言论可以势若烈焰,健康长寿也确实当得起“人生重大问题”的牌头,但一举例就是某人听话,临头哭都没有用;某人对我言听计从,结果手机焕发,枯木逢春,我总觉得像是在推广“健康教”,而不太像是普及知识。

当然,大众心理是这样的,你越是铁口直断、不由分说、耸人听闻、好作大言,越是可以获得坚信不疑的信众。很多人在平实地讲健康,没有人知道;只要作布道状,那么讲的是科学也好,心法也好,野狐禅也好,都人头攒动,彩声阵阵。

看神医布道,我会想到各种气功大师曾经有过的光荣,一样的“熔科学与人生观于一炉”,一样的席卷众生,从中可以看到人们是多么乐于被支配与训导。乱盖也罢,正说也罢,生活指引也罢,精神训导也罢,只要把声调提高,话讲得好懂,你将做定大众导师,后面则是如痴如醉的人群。